

## 慢一点,刚刚好

◎乡村五月

生活中,常听人说后悔话:如果不是大意,我差一点就考上公务员了;我要是仔细审查一遍题,考个重点大学没问题……刚一听,似乎有道理,但那是转瞬即逝,后悔也没用。

其实,活在当下,遇事不妨放慢脚步,冷静思考一下,慢一些出手,才是王道。朋友A君、B君和C君的经历应算是最好的注解。

A君。那天,在外面,我的手机收到一条信息:“您的电子密码器需要更新,否则,您的银行卡将影响使用。”发信人是某某银行,后面是修改密码器的链接网站。我毫不犹豫地登录了该网站,准备按提示修改。可一摸口袋,银行卡不在身上,只好退出网站。

下午,我忙完了手头的活儿,匆匆往单位赶,刚好路过某某银行。我下意识地面询了该银行客服,客服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:“不要理他,那是家‘钓鱼网站’”。好险哪,幸好我慢了一点,要不是,必然上当。

B君。那是个天气晴好的上午,我的母亲在广场散步。一个中年人凑了过来:“大妈,我是您儿子XX的朋友,他在古玩城淘了几件宝贝,真是捡个大漏儿。他的钱不够,卖家不让走,您快帮忙找点钱吧。”中年人一边说,一边把手机递了过来。老太太一听果然是“儿子”兴奋的声音:“妈,今天我可大发

了,您就给他找钱吧。”

挂了电话,一个疑团涌上老太太心头:是儿子的声音没错,可他平日在家叫的是娘呀,今天怎么改口了?见老太太迟疑着没有反应,中年人连声催促,有点不耐烦了:“大妈,要不就把您的手镯先押上。等钱送到,再还您。”老太太定了定神,看见不远处有巡警走过。就低声呵斥来人:“他的事情,我不管,你赶快走,不然我就喊人了。”中年人见状,只得悻悻离去。

C君。我接到电话的时候,正在街头茶馆里谈一笔生意。打电话的是个40岁左右的男子,他说是儿子的班主任,说儿子出了车祸,需要一大笔钱,赶紧汇钱过来。我的头一下子就蒙了。我取了钱找了车,决定叫上几个亲戚就往数百里之外的学校赶。路上,我不停地拨打儿子的电话,但一直处于关机状态。

这时候,车上一个亲戚忽然提醒说,他的弟弟就在学校附近的一家企业上班,不如先让他到学校看看个究竟,说着就给弟弟打了电话。工夫不大,我的电话响了,是儿子打来的,他告诉我,刚才正在上课呢,学校不让带手机,就关机了。

真是一场虚惊,如果当时不假思索把钱汇过去,那真是跳进骗子设的局里了。这事想起来真悬。

### @——投稿/论坛

#### 平顶山新闻网——鹰城网事

严肃地说:“是不是刚才又睡觉了?”王强坚决地说:“没有,我正在写英语作业。”李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,递给王强说:“那你看看吧。”王强神色紧张地照了一下镜子,自己也忍不住笑了,只见在自己右边的脸上印着一行反着的英语字母。

## 没有睡觉

◎李贵海

王强是班里最调皮捣蛋的学生,平时不仅不好好学习,而且还经常在自习课上睡觉。

这天,王强在自习课上又趁着老师不在趴着睡觉。当同桌看到班主任李老师忽然走到教室门口时,急忙把王强叫醒了。李老师在教室里转了一圈,然后站在王强身边,

## 奔跑的女汉子

◎风中沉香



一个月前我跳槽了。跳到一个离家三百多公里的地方。

新单位坐落在乡村。坐单位的车到市区大概要四十分钟,或者从单位出门向东步行三十分钟会有一路公交车,上半年新开的公交线路,花两块钱和一个多小时大概能到市区。交通不便让我很忧愁,它直接影响到每周末回家,一起应聘来的两个男同事打算联合买辆二手车解决这个问题。

点子挺好,由谁作为车主购买,因涉及到将来道路上安全问题的责任追究,最后不了了之了,暂时每个周末蹭头儿们的车回去。有次路上听他们说起单位以前聘来的一位女大学生,地处太偏,谈对象都成问题,成了老大难,幸而产后分流到系统下面另一个单位,现在已经成家了。他们说这个女孩子属于要求不高的,到哪里都能安静待着,挣点钱也不干别的,有机会休假回家就买一堆衣服,典型的小女人。

男人们嘴上不说其实心里对女人出门闯荡是有看法的,作为新单位唯一的女性,听了这话难免要咄咄逼人。在孩子读高中的关键时候跳槽,定不是典型小女人所为。来这里的是家里能走得掉的大老哥儿们,一个女人都做这种选择,堪比汉子。对一个停产再恢复生产的单位,爷们儿都没信心,能这么做的女人比爷们儿还爷们儿呀。这些潜台词真的戳

中了我的心,晚上躺在宿舍的床上,盯着所有房间连通一点都不隔音的天花板,听着四周此起彼伏的呼噜声,眼泪扑簌扑簌就下来了:女人的奋斗,就是要和男人们一样奔跑吗?

既然来了,只好适应,每天晚上熬到半夜才睡,不然真睡不着。最糟糕的是人员到齐的那一天,新单位办了简单的欢迎宴,隔壁的喝高了,开着电视就睡着了。电视就这么乌拉乌拉一直唱着歌,喝多了酒的人丝毫不受影响地沉睡了,没喝酒的人就饱受折磨。出去敲门也没动静,联系管宿舍的说是钥匙都发给人了。已经凌晨一点多了,压抑住无法入睡的烦躁,像一休那样开动脑筋想主意,还真想到了一个,拿着手电筒跑到楼道电源箱一个一个试空开,终于把整层楼的供电给拉掉了。

没法改变现状,只有调整心情像男人们那样习惯环境。每天早晨拎着相机去田野转转,把一些细节放大,让它们成为点缀枯燥乏味生活的美好事物。早饭千篇一律的馒头稀饭,吃不下去的时候就想想,这是食堂老吴做的手工馒头,搁城市真不容易吃到。尽力享受宿舍、食堂、办公室三点一线的生活,简单容易让人放松心情。

每天晚自习下课的准时和闺女通电话,有时候她会说要学习了,别聊了。她这么说多少让我对离开有些宽慰,即使在身边也不能占她过多的时间。随着我的离开,老公也开始扮演起接她的角色,男人不用手对女人是莫大的安慰。

白天忙活累了就停下来,透过办公室的窗户看看附近金色的稻田,或者眺望远处公路上一辆一辆驶过的大货车、大客车,想着其中有一班车可以拦一拦,搭着它进市区,然后就能打的回家了。

经过一个月的磨砺,整个人都比初来时坦然多了。在这个奔跑的时代,想和男人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,不但要付出更多的毅力和耐力,连活法有时候也得像汉子一样。

## ·纪实连载

### 中国生活记忆

(13)

■文/陈煜

#### 告别了2600年的交“公粮”

对9亿农民而言,2006年元旦最好的消息莫过于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。农业税税种的取消,让农民吃上了“定心丸”。

只要在农村生活过的人,对交“公粮”的往事不会陌生。“公粮”就是农民要交给国家的,用收获的粮食来代替农业税。交“公粮”是那时农民“双抢”过后的头等大事。

“公粮”要晒好多天的太阳,农民把稻子晒得放在牙上一咬很脆很干为止,最后还得把晒好的稻子里面的空壳、稗子等风干净。就算这样还担心着到粮站交的时候能否过关呢。

儿童陪着父母一起去交“公粮”,一般是等着父母交好“公粮”后买西瓜吃。农民们倒并不太关心称多称少,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“公粮”合不合格。递烟归递烟,但丁是丁,卯是卯,“公粮”还是要验的,有个“粮官”手里拿个铁杆,往粮袋子里一插,再抽出来一看,合格不合格结果就出来了。“粮官”真牛啊!合格的是千恩万谢地过称,不合格的只能照“粮官”吩咐把公粮再拉到操场去晒。记得有一年秋后我们去交玉米,一大早就把几百斤粮食送到粮站,那个管理员看也没看一眼,先让我们把全部粮食倒出来晾晒。站台上已经晾满了玉米,有几家晾了两三天还没通过验收,人们眼巴巴地跟着管理员转来转去,就等他开启金口。我家的晾出后,整天不停地翻晒,直到下午,管理员走过来只是象征性地看了一下,又让我们继续晒,我和父亲只好守在那里,一直捱到天黑还是没有验收。第二天,又晾了多半天,父母再三求告,他就是不说收,无奈之下,父亲私下里悄悄塞给他一盒大前门香烟,才打通他这道关卡,通过了验收。(寇克英:《曾记当年交公粮》,2008年7月29日《甘肃日报》)

2004年4月8日,农业部下发《关于进一步抓好春季粮食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,要求各级农业部门通过进一步宣传落实粮食直接补贴、良种补贴、购买农机具补贴、农业税减免、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制度、基本农田保护等政策,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。2007年12月1日,财政部、商务部启动家电下乡,山东、河南、四川三省为首批试点地区。之后,家电下乡在许多地方推广。根据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,家电下乡产品的最高限价分别为:彩电单价不超过2000元;电冰箱(含冷柜)单价不超过2500元;手机单价不超过1000元;洗衣机单价不超过2000元。各型号产品的最高终端零售价不得高于产品中标价格。

国家越来越关注“三农”问题,重视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,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。

进入新千年后,不少的私人企业老板拖欠、扣发“农民工”的工资的事情越来越多,越来越普遍。农民工“流血流汗又流泪”,为讨工钱,农民工爬塔吊、跳楼、被无端殴打甚至被追杀等事件常有发生。

2003年10月24日下午5时许,温家宝总理到了重庆万州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10组三峡库区腹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问村民们:“大家还有什么困难?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?”一直坐在温家宝左侧的农家妇女熊德明有些腼腆地说:“总理,我想,我想说说我家里打工的事。”她直接向总理提出了农民工欠薪的问题。

听着熊德明的叙述,温家宝双眉紧锁,沉吟片刻后说:“一会儿我到县里去,这事我一定要给县长说,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!”当天夜里11时多,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务工工资。……(完)

明日刊登传记连载《穿布鞋的马云》,敬请关注。

## ·传记连载

### 别拿村长不当干部

(18)

■文/李锐

#### 曾经迷惘的岁月

25岁那年,结束了悲催的北漂岁月,怀着很臭的心情,顶着很臭的运气,接手了湖南卫视一档很臭的节目,叫《晚间新闻》。恰好办公室门又对着厕所。

谢涤葵,现在《爸爸去哪儿》的总导演,当时是《晚间新闻》执行制片人。我总是热情洋溢地请他吃饭,买单时再说没带钱,这哥们儿一直耿耿于怀念叨到现在。幸好他不记仇,还是很支持我。

第一天坐上主播台,就因为播报汛情时语气不够沉重,被领导批评“心中没有人民群众”。想创新接地气说新闻,又因为很多人习惯了字正腔圆的方式,差点把观众吓出心脏病,还给准岳父岳母留下个“油嘴滑舌”的印象。

出师不利,四面楚歌。我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竟然能在这个团队扎下根来,和兄弟姐妹一混就是十几年。混出了感情,混出了理念,混出了志向,混出了小名堂。

虽然今天,外界对我们的称呼多是“谢涤葵团队”,或“爸爸团队”,我们却始终自称“晚间团队”。一路走来,所有的酸甜苦辣、跌宕起伏,都是从《晚间新闻》开始的。

2000年,《晚间新闻》走出一条标新立异的路线,在同类节目中收视第一、广告第一,被称为“中国最流行电视台的怪味豆”。

2006年,《晚间新闻》开播整整八周年之际,遭遇瓶颈,无奈停播。随后又主持了《勇往直前》、《智勇大冲关》、《大家一起上》等节目,最忙时每周五六档,但观众印象最深的还是《晚间新闻》。

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叔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:“倪哥,我是看着你节目长大的。”汗啊!我是有多老啊!

汶川地震现场,一位大姐在灾民棚里边做饭边对我说:“生活还好,就是看不到你的《晚

间新闻》了,什么时候再播啊?”

直到在浙江建德古镇拍《爸爸去哪儿》,依然有人念叨,足可见《晚间新闻》跟老百姓的感情有多深。

老实说,拼青春、拼娱乐那几年,我们真心拼不过。首先这一脸褶子就暴露了年龄,不像人家,还“逆生长”。其次天生动作不协调,往舞台上一站,让我像幼儿园老师哄小朋友一样——“耶!你们开心吗?”——绝对拧巴致工伤。

也曾做过很多年轻态的尝试。《好好生活》、《全力以赴》、《一座为王》、《全家一起上》,这些收视率徘徊在第3名到第5名之间的节目,在“除了第一,别无意义”的湖南卫视,只能算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。

那时的确有些痛苦。经营多年的节目,说没就没;接下来往哪儿走,都有点茫然。忽然有种“对人生无法交代”的迷失感。

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和坚持。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“亦正亦邪”。邪,是表面邪。正,是骨子正。即使在最低谷的日子里,我们也不曾丢掉乐天派精神。

记得在《晚间新闻》时,“上头”交给我们一个任务——报道“送戏下乡”。按常规路数,无非拍一拍舞台上的三流剧团,拍一拍村口的标语,再采访采访村支书或村民。很多同行媒体都觉得没意思,机器一支跑旁边聊天去了。

我们把镜头反过来,透过舞台拍观众,这下精彩来了。

秃顶的没牙老大爷,肩扛小孙子来看戏,只顾自己乐得拍巴掌,被小孙子尿了一身也浑然不觉。步履蹒跚的老太太,带着一只小鸭子,一前一后,摇摇摆摆地到处找空隙往台上瞧,老太太走它也走,老太太停它也停。

在我们眼里,台下的戏,永远比台上的戏好看。

明日关注:拍《真情》遇真情